樂全集

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樂全集卷六　　宋　張方平　撰

芻蕘論

政體論

臣嘗讀漢書至鼂錯之事惟錯謀策宏遠達於權義有致王經世之志戮於姦讒之口而史氏不能褒發其忠更譏以變古易常之説臣竊憤厲反覆較錯凡所辨議憂國家危事亂經將以圖安建治皆合霸王之軌不可

不正遷之謬譏嘗試論之古不可變耶則是三代無革敝救失之理而漢所用法當循亡秦也忠恭之異尚質文之殊用禮不相襲樂不相沿固三王之罪矣用寬大革苛慘固高祖之過矣夫以文景之世追視漢初之政沿革既多豈錯先嘗變易哉稽遷旨意則是顛而弗扶危而弗持興亡倚天成敗推數括囊結舌浮沈容身者為智矣此乃夫子深鄙以為焉用彼相可為具臣者也故論者稱遷是非謬於聖人其斯誠矣益使後人務苟

且而惡立事貴因循而重改作沮有心之銳為無功之辭其於教義不重虧歟臣嘗論之夫為邦之道有制有權制為之本權為之勢節之以禮行之以信齊之以刑斷之以義此不可易之法故為之制長則縈之短則引之重則損之輕則益之此不可常之理故為之權其不可易者不為艱危急卒而變之其不可常者不為安寧平泰而慢之其本正雖危必安其勢傾雖治必亂然人之大情危必思安治必忘亂均乎二者處權為難非通

才達義適時知變者孰能與於此乎易曰變則通通則
久故樂而不亂復而不厭之謂道夫事遠必獘法久必
衰原其始初各有云設時遷俗易迹在理非聖人執權
盍即回革使天下之耳目常新萬務之本源必正彼立
法垂制不在人君乎言為典型動為律度苟無愆於大
義寧一取乎舊章在商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
祗懼不敢荒寧在周宣王聿求賢臣憂勤戒慎以振絶
緒嘉靖庶邦並建中興之業夫豈悉履湯武之迹哉在

漢孝武引拔俊乂文藝隆起武功震耀雄材大畧為漢盛主又豈咸踐文景之教哉且事茍便俗豈憚乎解絃而更張政茍戾時何固乎守株而求滯故夫不知達權推變之理而牽易常循舊之說者是拘生腐儒按文泥俗凝塞治道此聖智之所常患者也臣敢旁採世務僅若小敝者列之以裨萬分焉

立政之本在信命令

臣聞制天下之動者主乎一齊天下之衆者存乎信王

言惟作命百官承式兆民從乂其難其慎惟新厥德天下至大也兆庶至衆也民心至動也萬務至煩也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使衆而不惑繁而不亂非信何以一之故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育焉惟其信之謂也故王者居上以制下宅中而圖大慮善而動非禮勿言動則可法法必可以繼言則可行行必可以復賞罰政命紀律條貫惟事事乃其有備非信何以成之傳說曰惟口起羞言敎令輕

發所以名亂帝舜曰惟口出好興戎謂王者之言天下善惡所繫也故凡為人上自一話一言罔不戒慎一動一靜罔不寅畏又況設為法制布於四方之大者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故命令者國之綱紀政之隄防綱紀一弛則萬目隨解隄防一傾則橫流莫制故令必信則上得其正下安其事令不信則吏侮乎法民慢其禁弊雖微於安靜之初害必大於急虞之際且匹庶而無信衆必棄之士而無信友必踈之卿大夫而

無信家必敗王者而失信天下必危故人可以去食而無信不立三軍可以奪帥而非信不行為國之本為政之經信為大也比見朝廷詔令或尋即遷改或久而自廢吏易之而奉行不固民忽之而苟慢多違揆大體而論之此損政之深者蓋國家切於求理急於聽受一人唱之即行一人沮之即止本末故為柄鑿前後自相矛楯是使民無所措手足而多犯于有司者也臣伏願自今凡諸臣有請創端釐舊事干大政必集議而後行於

下多方必一定而無變略其毛細簡其苛蕪勿以辯言亂舊經勿以小忠害大德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自然民協于中四方風動疇敢復慢孰不悅從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慎厥初圖有終惟明明后邦其永孚于休

政理之要在廣言路

臣聞趨利違害去危圖安者世之大情遺身徇時忘家存國者人之難事故夫從容於舒逸眷戀乎富貴泥乎

情之樂者舉世而是感激乎忠義顧重乎名節處乎事之難者絶世而希哲后興王深惟此理故開懷接納勤心率勵無言不受擇善而從奇策遠猷必加酬賞犯顔忤意曲為矜容愚淺者固在恕中疎誕者姑置度外如鑑之照各盡其衆形如衡之平無爽乎一物揔羣智以為智因衆心而為心通其情偽分其邪正而君人之道舉矣伊尹曰匹夫匹婦弗獲自盡人主罔與成厥功盤庚曰無敢伏小人之攸箴此則詢于芻蕘下及庶賤者

也況於士民乎況於卿大夫乎臣聞之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政事有闕必訪旁議詩曰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晉文聽輿人之誦克興霸功子産採鄉校之謗卒成善政衆所善者我則行之衆所惡者我則改之政以無瑕事以合義是為國者之藥石為政者之準量也譬之庶人治一家之政其里人邑子有見其田莱不闢家事不脩則勉之以敦業厚生勸功利用之說見其羞服玩用不中禮起居出入不以時則誡之以

制節謹度周身嗇用之善居常則勵之以孝悌和睦之美緩急則展之以救賙分勞之助者是必其族姻親愛意在相厚者也其有語焉不以義游焉不以時閒誘其子弟使不循於法離諜其僕妾使不親其上是必素嘗仇恨或挾姦伺便有所利之者也彼為一家之長者將孰悅焉是必悅其相厚者謂有益其家也是必怨其仇而利之者謂有損其家也今為天下乃不然忠良而相厚者翫以為怨讒邪而利之者翫以為悅是固不若庶

人之治一家能審損益之正矣嗚呼歷代之昏君暴主不能自入於道德之門者可知之矣由其臣有利之者歟歷代之亂臣賊子不能自立於忠孝之路者可知之矣由其主有名之者歟故君臣之誠不盡則天下之患必生理之然矣臣竊惟陛下體乾剛之德奮震耀之斷奬拔孤介聽納下議帝堯之詢於衆大禹之不自矜成湯之從諫弗咈文王之徽柔懿恭道兼前王光被四表小臣愚鄙安足以識聖德之大者然嘗覽載籍頗識理

亂之道見乎英叡之君忠正之臣恭寅戒慎咨嗟相戒莫不以博采下言周知衆情而興治德驕佚之主姦利之下阿諛順欲牽合迎意莫不以壅遏忠直漸取衰敝而至危亂故深願陛下揭日月之明無幽蔀而不照廣江海之度無涓流而不納秕稗不以近俗而見棄蒭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招來讜論以廣聽德音漢魏相白去尚書副封以防壅蔽而宣帝得以知萬機之微為漢明主唐太宗躬勤政理明於聽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

人有論奏者皆令監門司馬引對不許闗礙又制大臣
入論事輒令諫官同入或對問之言有虧理道隨即諍
之此唐文帝致太平之本也臣聞人之才有通塞識有
淺深諍而合義自為深益諍或非當第可置之故春秋
傳曰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去者謂
三諫不從去之以禮此諫而是者也叛者謂諫不合道
去不以義此諫而非者也是故臣之論事容有當否在
人主明擇其善可從而從若乃闢忌諱之門斷謇諤之

路公為敵拒之意以沮忠義之心臣雖甚愚竊所不取伏願陛下覽成湯盤庚之令典考漢宣唐文之善制務進有心之士時聞造膝之對益為寬大配洪覆於上穹不自聰明託視聽於四遠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則七世之廟傳裕於無疆蒸民之生率同於慶賴矣

姑息之賞

臣聞惟名與器君之重柄信賞必罰國之大經故以德詔爵度材居位計勞賦祿量罪議刑百王之通制也二

典三謨五誥衆誓春秋一王之法周官六典之訓功懋
懋賞其義同歸故車服以庸二帝所以褒德衣裳在笥
有商所以禮賢爰及成周具存彝制寰內卿士甸外侯
伯則有九儀之命以異尊卑之數八柄之法以馭予奪
之權其好賜匪頒之式蓋所以將宴喜之厚意非尊寵
大臣者也昔者周公輔成王致太平既營洛宅社于新
邑庶邦冢君駿奔咸覲名公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乃
出取幣入以王命錫之纔束帛爾則知聖人尚德貴禮

不黷貨利訓天下以恭儉而已及王室衰亂戰國紛擾兵拏禍結務相吞勝競為賞法以激用命故秦設武功爵二十級以授戰士齊立賜金之令魏行給復之制以首爭首而享苴茅連從約衡至取封君千賞蹈利遂以成俗乃至楚漢歷世之王各乘間釁互行窺圖得之為英傑失之為姦叛莫不威之以斧鉞寵之以軒冕是猶鬻販買賣之道劫質誘畧之術豈先王尊教化褒功德法天秩而制禮之意歟至於唐氏天寶幽陵之亂建中

奉天之逼而爵賞刑罰窮矣財賦不足以頒賚而職官之賞行焉職官不足以補授而檢試之號立焉吏胥輿皂假春坊憲署之秩卒旅冗校借三公八座之稱彞章蕩然官紀大紊五代相蹂亂靡有定呴濡姑息務相加厚姦臣驕將磨牙擇肉指帑藏為外府視藩嶽為別第人君之御國如燕巢幕上固無暇刻深固之弊迹立宏遠之規摹也伏惟我有宋之集靈命而宅天極也經綸屯昧削平亂畧丕冒無外緝熙光明故歷世之相轥轢

所以為我而驅除苛衆政之有因循固宜鑑彼而創艾
臣竊見賞典之謬姑息之軌猶有存焉疑朝廷俟議者
之所發也善乎前賢之論爵賞也以為立國之道惟義
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
而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
於參虛實揣重輕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
專實利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不副
之以實則誕漫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賚財

賦秩廩所以裁實也差號品異章服所以飾虛也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其宰務而受俸者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勲散爵號大抵止於服色資廕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而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黷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彼夫胥吏臺輿部曲卒校雖執簡曳綬而無貴異之實假名虛號而無揔攝之柄罷不足以論贖徭不足以

庇復於下則在無喪無得之際於國則有虧名害義之深是故損上之虚益下之實固權收利政之大方子曰必也正名乎夫豈惟名之不正而已哉固有理之重者臣請備言焉自天下乂寧四鄙不聳人安其業逾三十年是國家全盛之時公私豐餘之日而帑廩之兼年之積閭巷有半菽之民得非由為費也廣故為斂也重乎以是觀之設不幸遐陬有蜂蟻之擾連境有水旱之沴邊徼有立功之衆郡縣有施勞之人虚名先盡於無事

之初實利不足於有為之際臨危而晝發機已晚矣且
兵驕將惰無甚於今未嘗竭股肱扞患難而號列功臣
未嘗識亭障出營壘而賞盈私囊作法於治猶不救
治而無法何救艱難方今可謂乘治作法之期是宜懲
去五代姑息之失而乃虛實之用已竭權義之制未立
此臣輒用感憤者也臣聞衆之去就視乎君心事之重
輕繫於國制重之則衆斯慕輕之則人必畧故明主之
為國譬猶執權衡謂其可以輕重乎天下之事制衆之

去就也愼惜之斯重矣泛用之斯輕矣今虛名之在人可謂泛而輕者授之既不以為寵罷之固不足為怨而乃不加意愼惜作法貴重謀所以為佐實利而用者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管子曰密事端則上神自古明君良臣講議道理未有不以輕重消息之術為政者也若其守一定之制昧通久之變過時失會後徒噬臍乃以動衆為虞易常為戒若是而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者臣不敢知也

恩貸之罰

臣聞洪範三德平康正直言用正直之德以治平康之世也蓋剛柔並用威惠相濟之謂正直剛而不柔則非綏懷之道惠而罔威則成姑息之弊且子產有寬猛之說而謂寬則使民易犯不若猛以為政荀卿有輕重之論而謂輕則令人無畏不若重之近理夫子產仁人荀卿正士其言刑法乃後寬而尚猛是重而非輕彼豈樂苛慘而貴殺伐哉誠審乎治法之宜爾也書曰威克厥

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平世主尊臣卑本重末輕朝無權强士無僞行民篤其業食節用時樂事勸功尊君親上風俗敦厲禮義興行綱紀文章脩整淳重此之謂平世其有不及此者未得謂之平也且夫以一國之法譬一身之治平則致養疾必攻焉安佚舒泰而不以時發伸宣導則必有壅滯虛實之疾生焉發伸宣導既失其節疾焉而不時攻延屬於腠理浸淫乎血脉而又怠於針熨煎劑之救滋入乎膏肓則雖扁鵲之技雅

無施矣然初由恃乎安佚舒泰故也故刑罰者因循之
藥石保息者承平之粱肉已平而用刑罰是以藥石致
養因循而復保息是以粱肉攻疾也臣實愚惷不達理
要竊揆時政屬累盛之世治用中典德化醇醲仁澤深
厚民頗流靡事或恩貸其尤著者罰用於下而不用於
上賞行於上而不行於下若不整厲銜策箝勒鞬輈則
且和鑾失節僨突敗御矣昔舜因天討有四罪之誅湯
制官刑著十愆之誡周官八議具議貴之辟蓋謂請讞

于王禮曰刑不上大夫蓋謂不虧傷其體皆非謂不入罰科也故内則有放奪殺刺之典外則有絀爵削地眚伐之制漢氏之法則有免罷謫徙完舂輸作之令是故爵位者天下之砥石先王所以厲世磨鈍賢則處之不賢則避之才則用之罪則罰之自古馭臣之通制也古者位重則憂大祿厚則責深今也位重則無憂祿厚則免責故臣曰罰用於下而不用於上賞行於上而不行於下也臣伏願陛下英威發斷高明深燭鑒前王之治

軌訪良臣之忠議更立大訓裁其過倖賞苟在功不以疎近而殊賞罰誠有罪不以尊卑而異罰如此則國典正於上官制立於下貽範永世見英主革敝立制之明焉謹論

樂全集卷六

樂全集卷七

宋 張方平 撰

芻蕘論

主柄論

夫人君宅海域之位以據辰極之尊攝天地之政以主
名器之重言為法令動為制度其所以藏身之固者賞
罰二柄而已故萬邦黎獻共為臣僕義勇投命賢傑效
智挾藝能者懷爵祿而畢力暴威武者顧斧鉞而死心

巍巍乎南面而臨天下人用畏戴由私有二柄而公用之也是謂天之大寶必由受命而得是謂國之利器亦以假人而失故明主誠慎視聽感發寤寐以求道德之老忠信之臣賢正之才慈惠之士以與居處以與圖議嚴恭祗畏奉若天命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及後佚王荒寧耽慢狎昵邪慝果行喜怒匪勤惟易柄用下失有失之閨闥有失之閽寺有失之廊廟有失之藩方原失之初率由近始雖得於外姦必在中故

柄在藩方其耳目必在廊廟柄在廊廟其腹心必在閹
寺柄在閹寺其肘腋必在閨闈蓋情款密者則機隙易
伺憑麗重者則指擿難及伏戎于莽猶可虞伏戎于門
不可虞也至乃后族戚里為虺蜴之宅北司內省為豺
狼之窟台司公府為穽檻之地庶邦列都為斧鑕之塲
四方相仇烝民殄瘁得非由上失其正而下罹其害者
哉歷代敗亂覆車一軌觀夫僻君失馭強臣得政蓋由
厚味腊毒宴安鴆慝謂篋櫝已固扃鐍不足嚴謂垣墉

既修關楗可以弛倒鐏授盜脫韝自絶及奸徼竊弄包藏結釁蟻漏壞堤炬遺燎原合抱自毫末之萌履霜為堅氷之漸以我刀鋸而威之以我衣裳而誘之皆其心腹雖平勃之謀無以遏產祿之勢蕃武之重不能正甫節之惡謝安作相弗敢阻南郡之九錫尉迥為將莫可正隋公之受遺矣故周書八柄惟王行爵祿罪誅之事洪範三德惟辟有玉食威福之專是二柄者人主所自固生民所寄命也可不慎也乎故略著前代治亂危亡

之迹以為鑒焉

后妃

臣聞禮始乎大婚詩首於關雎易曰正家而天下定故帝嚳之立四妃虞舜之嬪二女塗山配禹簡娀啟商周自古公王季姜任太姒世德相載故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夫三代之制后妃嬪御皆所以助釐陰教贊成内治閫外之事非所預聞自秦芊后始攝朝事以弟魏冉當國任政故范雎以為秦獨有穰侯天下不知有

王也及漢呂氏因惠帝之早世乘間挺起干據帝座陰陽錯位根幹倒植末塗淪潰幾遷運歷孝成即祚委政王氏皇緒中微正統三絕外家昌大執權四世而東朝壽考為之宗主至於新莽遂盜神器逮乎東京孝安之後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地深帷幄禮閒外朝莫不衡柄歸於父兄詔令專於閽寺於是有利幼之立忌賢之難邪謀陰策以圖自固匪人乘間又牽牛而蹊田正士悼心思投鼠而忌器害家凶國濫觴有漸近如唐時

大帝孝和武韋之亂廟社危絶僅續如綫春秋之義君子大居正雖嗣王繼歴幼沖纘服而猶朝政總聽乎冢宰師傅保乂乎上躬則阿衡專美於有商周公勤勞乎王家其人也故三代之道無后妃預政之理漢自諸吕之亂大臣議所立而先擇外家之賢者以定大計故孝文之入繼抑由薄氏仁良之故及武帝機識超遠深謀獨斷顧命金霍克隆基圖誠雄傑英主哉魏文帝鑒東京之覆轍立後世之長緒亦嘗作為戒誓其事可法夫六

宮之位稽諸昏義則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之數其在周禮則世婦女御職存而數闕蓋明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則擇以充位無則闕之矣自姬室衰陵諸侯僭縱秦併六國遷其後宮恣用汰心益崇爵號漢自文景務循儉德奕世累盛而至武元選納益廣嬖幸用煩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是以人君耽娛佚之樂起驕怠之感倦勤廢政亂是用長唐景龍之孽天寶之敗是皆始於女德也夫其初皆恃當世之平寧

因天下之全盛罔思生民作業之勞不念四方惟正之供沈溺留連漸至蠹獘女謁干乎王度姦徼竊爭事權帑藏以浧費而耗竭賞刑以私昵而謬濫名禍當日垂鑒後人良可哀也是故考歷代治亂之迹覽彤史得失之論擇善違失可舉而言若夫戒慎失政之方保全外戚之道則莫若賦之祿而使就第敎之學而使循禮傅之以儒雅篤行之士而絕其便僻險僞之交示之以恭讓儉德之賞而懲其慢游僭汰之好以義節之是謂寵

之以恩驕之是謂禍之梁竇無噍類於漢武韋不遺育於唐是可戒矣若夫體乾坤之法正閨闈之治則莫若登選良姓之種採納衣冠之緒屏卑賤之妖色斥猥微之淫行叙進婉順之德崇近清閒之性雨露均施照臨無頗以資昊天悠久之無疆以取文王百斯之善慶若夫保邦求理之法節用安人之善則莫若省其品號罷虛授之廩祿放其游冗節徒費之羞服裁用度以寛民力息曠怨以除沴氣是故治世賢王之修身正家愛民

經國之道莫先於此也已

宦者

臣聞三代之制凡在君側皆卿大夫士夏商之世未聞有宦者周官雖有閽人之職止乎掌王宮中門之禁稽出入時啓閉掃門庭而已非所以預政令揔權務者也周道衰微官紀紊亂而寺人巷伯稍見乎詩傳至於秦漢列為近職然帷幄親密之地省闥左右之任宣受詔命陪從輿輦自諸常侍謁者之職多為士人儒者之選

自武帝臨御長久留連盤娛數燕遊乎後庭頗踈隔乎
朝士故請奏機事多由宦者而始得政矣遂爲兩京喪
敗之基焉東漢自孝安之後繼以女主臨朝陰勢相乘
中官遂大專斷國命掌握衡軸賢才死於鉤黨黎民獘
於塗炭三綱錯亂四海龝離害徧生靈毒滿區夏而桓
帝乃始比趙悺於伊旦靈帝方更指讓忠爲翁母書傳
所載覆亡之迹未若桓靈之際也唐太宗定制內省官
階不得逾四品而其數不及百員但分掌五局及在閤

門守禦黃衣廩食而已後明皇纘御崇重宮臣乃至爵為國公門施棨戟中官之數遂及三千則有銜命四方監軍諸道宣傳密旨主當要務詣一郡至一軍誅索貨賕必千萬計搖動天下紊亂朝經內則思藝為林甫之腹心外則璆琳為祿山之耳目以至養成禍變傾覆基祚於後肅宗有輔國之逼而不得全父子孝慈之性代宗為元振所掣而不能庇將相股肱之臣德宗自山南蒙塵而還不欲武臣典親兵乃置兩中尉分掌左右神

策天威等軍而委宦者主之由是禁衛兵權之重悉歸於中官矣蘭錡將臣藩嶽戎帥自其蓄育由之遣置威福之柄非復天子所執元和神武之功猶不書葬昭愍童昏之亂宜難自全士良虎視於太和之朝令孜鴟張於乾符之後逮其季世王室如燬南北朋比中外乖疑內則陰邪惡類秉樞機外則險賊姦人居相位爭權交噬刺骨相復故崔昌遐輩連結强帥向導全忠本為自援之謀遂成移國之禍是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

漸矣或曰三代而下一統承平之治國惟漢唐焉而其顛覆喪敗之禍同由此迹歷世則不然何歟臣對曰是惟一統承平之治國而後同此柄也何歟曰夫為國者不在外難必有内憂自非聖人孰能戒慎乎無患憂惕於既安當其一統為大無無艱虞之急承平久治有驕汰之志匪勤惟懈逸欲是尋幾務容猷委之近習大臣從容而議存大體而畧細故憸人窺伺其隙乘機會而竊事權故弊積於甚微慝生於所忽此漢唐之所以亂也

夫魏氏至於江左疆事外擾朝廷多虞雖有暴慢之君荒殘淫僻危窘蹙減勢不得長嬖倖姧孽旋亦夷殛故上權之墜於下也無滋蔓深固之勢抑時有緩急其間不足容乎因循之暇爾臣故曰是惟一統承平之治國乃同此禍也噫弊之來也既久矣其亦奈何姑可取戒乎漢桓靈之事勿使預乎刑獄以免其誣染善良之虐乎姑可取戒乎唐明皇之事勿使銜命出使以省其怖動郡縣之威乎姑可取戒乎肅代德之事勿使侵盜軍

旅以收其把握天下之柄乎是三者不失則人君之所以據圖御世士大夫之所以輸忠事主烝民之所以宅生託命可以保全而不陷於非道矣

宰司

臣聞天下之事政無小大繫在廟堂有圖議而後有得失有得失而後有治亂有治亂而後有安危有安危而後有存亡善議政者不使有失善正失者不成於亂善救亂者不及於危善圖危者不至於亡誠使廟堂之上

協忠將救敷求俊哲列於庶位惟事事乃其有備戒慎出令無從匪彝善始慮終惟正之念又惡乎危之至哉是故人謀誠得不韋乎天時國法既脩不推乎歷數當其治法有猷庶邦嘉靖王道正直民用平康則收功在人推美乎政及乎危而弗持顛而弗扶典廢於上民亂於下則歸非於數貽咎於天是不亦近乎善則稱人過則稱天者乎古之君子善則稱天過則稱人禹稷之贊堯舜則引天之命湯武之誅辛癸則斥人之罪蓋天降

災祥在德而吉凶不僭在人已則作孽何天之怨前世遠矣略弗復論近取諸唐則天寳幽陵之叛興元奉天之逼廣明邛蜀之幸乾符豳岐之遷是皆釁起廟堂禍歸邦國者矣夫廟堂之上有得失有治亂有安危存亡有爵有賞有顯榮寵利者有兵有刑有毀家覆族者且主德成於弼直國體正於臣鄰不有英睿之君聰明之德安能照姦而顯忠不有仁義之臣忠亮之志安能恊恭而底乂是故帝王之道莫大乎平心而御物輔相之

德莫先乎圖大而致主有平心之度故能通天下之志而不專偏聽之惑有圖大之慮故能以天下為心而不急樹私之計蓋人君偏聽則啟讒慝之門人臣樹私則開朋比之路俾夫姦諛進身之賊稱於人主之側游説規利之士謀於大臣之門君有蔽忌之心臣行傾奪之計如是則國安得而治政安得而和是天下之大禍也故君以臣為體臣以君為心道充乎神宇則美暢乎四肢患結乎膚革則憂及乎諸慮是以臣各獻其忠則君

受其效國先泰於上則家蒙其福由是言之故知偏聽
者名亂之本樹私者理末之術使君行此道臣知此說
天下其有不治者乎

藩鎮

臣聞議者曰唐失御於藩帥至於一道百城跨制千里
列郡長吏出其所署戮二千石而不請專地繼世僅如
戰國自安史起釁河北非王土德順姑息河南皆寇壤
章武勤勞夙夜拔材練謀極力十年粗夷險阻懿僖之

後寖微益削朱氏兼領十鎮遂行窺逼而受終矣五代圮壞顛危相逐皆由强諸侯擁重兵而奪取焉及我太祖之受命也天謀神機風雷變動創艾前獘謀建長策於是不愛乎節鉞多命乎帥臣權分而勢自輕外與而内實取於後諸侯入覲漸留不遣方面都府牧伯之位更除士大夫而僚吏掾佐悉天官選補塞覬望之蹊隧覆姦亂之巢穴故四聖累盛六紀於兹寰海乂寧不震不擾門無闗鍵豈煩擊柝之虞蓄無扃鐍安容胠篋之

變可謂藏身之固置器於安規摹之深遠也乎臣聞而
論之曰唐自天寶之亂天下剖裂至我朝太平興國擒
劉繼元靜并汾而天下始大一統生民離鋒鏑之禍伏
惟祖宗之大功盛德無與較焉然三王之善制不能無
敝百世之長軌難以遐御故自古無亂國而有亂君有
治人而無治法利害倚伏勢數之常幽厲享文武之國
桓靈繼高光之法棄彝敗典昵邪遠正周漢宮廟鞠成
榛莽夫歷世始王創基垂裕莫不鑒前之敗深思經久

其為秦謀者蓋見三代之繼皆由諸侯於是有廢五等
之晝為漢計者蓋見秦無盤維之固孫而易危於是有
郡國雜建之策魏晉之議者蓋見陳項之事黃巾之擾
乘州邑之無備遂漬漫而不制於是有都督持節之命
皆所以誠覆轍過亂略堅鑿契以抵欹壞平衡石而均
重輕然其負舟而趨遷鼎奄有者則又不常在存藉世
家撫宅疆宇者矣故閭左戍卒攘臂以亾秦族泗水亭
長提劍而啟漢祚光武以書生起宛曹公以孝廉去譙

司馬氏無凌儉之衆宋高祖乏敦温之勢歡泰出偏裨之微隋文因戚里之重及其乘隙定業勢歸事濟備物九錫建國立臺比夫西伯以二分而事紂小白奉四履以勤王體迹殊矣是故鞅斯罷侯置守之筴徒見其輻轂運動之勞誼錯强幹弱枝之論蓋昧於皮毛附麗之本至於天乙之後王室數衰每及賢王九環復會周厲之削宣王中興秦天下一家二世遽滅惡在乎郡縣而安也且唐之授歷幾三百年内難四興外寇三作大

帝孝和禍稔帷薄憲宗昭愍毒由宮臣其范陽之亂奉天之逼雖安泚為之戎首而甫杞實其禍胎恭惠不君紀律虧替私昵執鈞衡之柄閹寺專帷幄之謀於是患結安南兵連徐土發邛蜀之役構雲代之釁恭定繼立王綱已解半天之下巢讓之所塗炭自陝以東權儒之所踐食禁旅為蒲人所殲邠師以襄王僭命原其禍孽都由令孜是故唐之傾危不自藩鎮皆自蕭墻之內也向使明皇勤恤無怠開元之初神武勵精常若建中之

始懿皇紹稱克守大中之政則范陽涇師秉何釁而犯順嶺表彭門因何隙而嘯聚譬之瘣木蠹由中生譬之累棊勢從上墜故知治亂本乎法度興亡繫乎時君御得諸道遠可以賓絕俗撫乖乎方近不能保宮室彼方州者關柅動靜臂指伸縮制不在外而在中矣且夫我太祖之以睿武拯天下則有經綸恢定之畧駕馭威懷之術我太宗之以英文繼大業則有緝熙撫寧之道裁節畫一之制我眞宗之以至仁纘丕圖則有寬沖恭睦

之德持盈保成之方維其撥亂守文理致小異然皆主
威獨運國命自制政不容於姑息思不假於近習此所
以高拱南面子孫無疆之法也主上爍震耀之精體乾
剛之德攬威福二柄以照臨四表剸制無牽忍之愛采
拔罔畀遠之隔廣謀以明聽受獨斷而絕浸潤此其上
所以建皇極下所以綏天下者彼郡縣之制苟曰不虞
豈朝廷之所恃者乎謹論

樂全集卷七

樂全集卷八

宋 張方平 撰

芻蕘論

選舉論

臣聞設官所以共理擇才所以任官夫位職祿三者官之紀也德才勞三者人之分也度德居位量才賦職計勞詔祿興王所以治德不稱位才不任職勞徽祿重衰世所以亂惟君司牧兆庶惟理亂在庶官惟賢惟能其

難其愼古先明王育才考德之道至矣周之取士爰始庠塾鄉老舉秀茂而賓其禮司徒教行藝而升諸學樂正品俊造而進其名司馬辨官材而定其論而後天官執其柄而詔其爵內史書其貳而制其祿司士掌其版而知其數小宰平其計而獘其治蓋其官人之法如是之詳漢之取士亦始鄉邑自幹佐曹史見拔州郡復辟公府吏舉高第始出除吏其郡國所送孝秀或公車延名諸罷職待詔者悉居三署光祿歲察四行茂材廉吏

方補用焉至於魏氏疆宇分蹙兵戎罹亂衣冠僑轉陳羣立九品之法而選舉始濫中正定高下以署品吏部據升降而授任其後法雖益壞議者紛起而終不能革歷六代而至隋中正始罷夫進士科者設自隋煬緜於唐而我循之可謂浸淫而蕃大矣為業益浮入仕益易唐考貢士之制專委有司歲第殊鮮雖升名王府而未階仕牒再試於吏部有屢斥焉其中格者補畿赤丞尉爾其不中格者或例赴選曹之集從事藩侯之府必外

效有著而真命始加我太祖之初受命也王畧猶梗人物蓋希進士登科歲無十數抑於時文法闊畧吏員簡踈嘗閒郡自牧長而下或數員而已爰及太宗治致泰平教風寖盛丕冒出日一統無外且喜天下英俊盡入彀中始親御便殿以臨試貢士博於采拔務盡乎人材待以不次驟升乎美仕國初進士甲科授司寇或幕職官興國之初始授等甲京朝官倅大郡或即授直館者進士中第多至七百人後遂為例至今興國已降遂為常規然凡諸為士之民惟此為干祿之路儒術治國誠王道

之大經文藝起家固儒林之盛選是以天下學士靡然
嚮風非惟道化所陶抑由寵利所誘也夫子曰以言取
人必極其言而考言彌華於道所以紳行乏稽古之識
端甫鮮經時之論涖官少稱職之吏臨事無仗義之節
風俗有流薄之損朝廷成掄選之濫豈不由乎易取而
驟用之乎此張衡所以深憤嫉於漢日楊綰所以議革
廢於唐年且三王之道不能無獘故董仲舒譬之琴瑟
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夫周之造士論材始乎庠序

至漢而興廉舉孝自諸鄉里至順帝凡三百年而左雄建議諸生試章句文吏課牋奏而為限年之格又百年而魏陳羣設九品官人之制又三百年而隋文立志行脩謹清平幹濟之目次及煬帝更制進士詞賦之科此皆歷代舉選之道因時之宜更救其失猶三代忠質文之政以革敝易化者也伏惟朝廷取賢歛才之方故亦並開數路惟是進士最廣而甚貴鼎司台席之崇玉署金閨之彥更處乎館殿參布乎臺省國之綱紀民之君

師百辟衆官其清涂要地者何莫由斯而起歟雖名臣輩出而清濫為多其故由乎取之泛也以周漢育士之詳而不能盡善良又況採一日之伎昧素定之價若之何責以無濫也歟夫以唐世之制專委有司者則利在乎才者必不遺弊在乎啟奔馳之徑而平素者絀焉以今日之法則利在乎使人循道以求已弊在乎得者不必才才者不必得而勸勵之教怠焉其利害相形之理思所以折之必有短長矣至如儒術之微削思所以振

重之士節之陵遲思所以興起之皆國家教化之端王政之本聊用窺測以著於篇

凡資任子弟隷名國子監立格試業補用論

臣聞古有四民皆世其業則象賢世祿為古之道然三王世代必教諸學藝成德就乃辨材而官之故舜命夔典樂教冑子夏氏大小之學商人左右之序皆所以教國子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王太子王子羣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

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崇以詩書之教詔以德行之徽干羽絃誦凡學必時脩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比年考校至於大成然後論材定位而官使之漢制中二千石九卿得任子弟為郎或没於刺守名績流著亦蒙恩典錄其後嗣凡三署郎悉屬光祿勳更直宿衛歲察廉茂舉四行才迹優顯始蒙選舉銓居高第方出補長丞下自魏晉迄於唐朝臣寮有功利及民勞效在國始被恩澤賜一子官褒勵勸賞其義甚大臣竊覩朝

制凡職參侍從班在兩省無間中外歲至誕節輒任京
官一人郎官卿監外臺廉刺凡及郊禮輒任選職一人
又近制貟外而兼館閣得視正郎之秩三丞而請致仕
亦荷門子之祿誠由盛世一統溥天無外銓除路廣郡
縣員多足以霑洒王澤周冒纖微之品奬勸羣吏無為
子孫之憂然臣之愚意竊有不足者夫賞延於世雖盛
世之典而能不當官亦先賢所誡今仕任之涂益廣顧
教育之道未施且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膏粱之族子弟

易驕夫其生享豐餘之養習見逸欲之靡而不淬礪以先王道德恭儉之言陶染以古賢孝友祇庸之訓是使立身之道不篤涖官之法不脩罔知小人作業之勞不念稼穡艱難之勤家緒速淪世美鮮濟故宜然矣彼性知禮義之貴心存藝文之樂卓爾而立不入於邪令器自成其亦幾族是以古者作為膠學聚而教之非惟為國造士固乃為臣立家也臣伏請凡今之子弟以資任入仕者宜悉籍於太學其在都者令日入肄業遵古齒

序之禮臣聞師嚴而後教尊欲尊乎教在嚴其師欲師之嚴在重其位伏願於朝士中擇宿儒清德名素在人者正授博士明立教條使行師弟子之禮以肅之比年考校顯勤罰惰及三年則大比能精一大經量策時務而通者送吏部依資補用其未精通者復留進業必及格始得除吏其在外者以大比時赴集升降同之傳曰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故夫學古入官量才授任著諸典訓若何捨之如此則名為資任實經誨育雖高華

之冑有寒素之業也父兄必加夙夜之訓子弟必勤講脩之志勸勵之道立庠序之教興朝多世德之家官獲稱職之吏仰補時政旁㤀治法非邦教之大者歟

復舉孝廉

臣聞善論士者先行而後藝善官才者奬本而礪末故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先王之臨天下也正其大倫長其義節務隆道化使民歸厚故周官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一曰六行實先孝友漢制始

復孝弟而得拜官武帝遂以孝廉名科郡國不舉孝以
不恭論不察廉者免漢之得人雖稱數路最近王道茲
制為篤歷世而下風教寖微豈古今之俗殊蓋勸導之
方淺且人才行鮮克相兼以慶建之謹厚不通舒誼之
經術以黯式之質直又乏遷向之文雅而今官人之格
蓋進士明經世家而已孝如曾閔莫希勸駕之遺廉若
夷范不入辨材之論臣愚以為宜復孝廉之科自兩府
大臣各歲舉一人而天下歲貢委於外臺其有持身端

事親孝生養以禮没喪有聞友于兄弟睦于族親為姻黨所宗慕為里閭之歸仰者可許鄉人署行列狀於縣縣大夫詢於衆而實升之於州州長審訪如所署以聞外臺外臺會部郡所上各考次其行陟其尤異者一道歲取三人焉獻於天子不必備惟其人其涉知文義頗通經業者命有司量策以時務隨才而叙官之其行實誠著而殊昧於學藝者可寵以上佐助教冗散之秩復其家勿徭臣聞動人以行不以言行教以厚不以薄蓋

經術者仁義之糟粕文章者經術之駕説夫躬行其道而不見顯異顧獨駕説之尚臣疑旌勸之術未為盡也且世家廕補歲以百數二科取士一開貢闈而第者以千計雜流冗仕不在焉誠絫以孝廉之舉則勸善厲俗之方不益備乎記曰上舉孝則民不遺其親上察廉則民不黷於行邑取一人焉一邑之人勸動矣州舉一人焉一州之人聳礪矣天下之為人父兄者莫不勗其子弟天下之為人子弟者莫不勉其行之在其身也故夫

厚人倫移風俗美教化其惟進孝廉之士乎

選格

臣聞選舉之法自周漢至隋凡六革夫惟更張以救其弊立制以宜其時得政之體也且人情安於久習時論重乎改作道者寡而泥者衆倡者孤而沮者羣是故因循之患政之大病古今所同也昔後漢左雄以廉茂之陵遲郡國因緣多濫始建議諸察舉者皆先詣公府諸生試經業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而拘以限

年之法於時胡廣郭虔駁於前張衡黄瓊非於後上獨
信嚮雄議得行自雄在尚書歷十餘年天下無敢妄舉
朝廷稱為得人後世識者方善其制故知昧時之經者
必循名以遺實達政之方者乃收實而後名駁於前者
是疑其胷臆之說善於後者是見其耳目之效也唐代
宗時楊綰以貢舉之弊建議請廢明經進士之科而復
鄉舉里選之法詔下其議而在廷之臣多同於綰遂行
其制後近臣淺滯者或論其不便上不能持旋以復舊

今二科之弊獨在乎泛濫猥多而取之不能精或實學
而見遺或下材而高第然天下所以未厭者以國家處
之以至公而有司不得措其私此所以人自循已反之
於命不復咎於法也且二帝之廷疇咨仄陋三王之盛
感發夢卜至於兩漢士束脩於衡蕈而辟書在門魏晉
之際操行内著清議外同夫使士以謹身篤行為無益
寵名爵祿為儻來成茍然之俗敗奮勵之節是於政體
不已虧乎今一啟禮闈仕逾千數銓衡依等以注授郡

縣無員以除遣乃復過期停罷遷延歲月則是賢愚同滯涇渭一波不審源而塞其流不計本而抑其末也臣愚以為宜畧比唐制依其甲品設為選限其在殊等特承優恩請循舊即除以旌高業餘當入選率從限格其能決別科目自當更蒙賞拔且唐以明經進士為及第宏詞拔萃為出身及第者雖有籍王府而未階仕牒乃辦材定論之名出身者始著錄官板而涖行公政有為臣主之義故夫以二科羅衆士以詔舉擢異材以選限

難濫進數路而取為制其備若國行盛禮覃慶四方凡名選人復當普叙伏請初入選者稍宜異其節文可委自刺守察其鄉論有一介之節一善之長令以名聞即為注授其不預舉必滿選期凡今之士流鮮自敦飭學業務乎苟就進取規乎速至且民之情偽動息事之險阻艱難古為政者必周知之自非賈生終軍之妙齡甘奇辟疆之神敏則雖有明悟之性或多輕簡之失今夫立選以重其進設舉以勉其立則必人自磨礪家自教勗

終始脩整務為鎡基自然人知謹身之勸士免去業之

速民里有恭讓之義場屋息爭逐之末官局得才良

之吏銓調省煩積之員肅其風聲端其教節不亦優

乎

川嶺舉人便宜

臣聞唐因隋制以二科取士然諸侯得自辟署仕進路

廣不專科第多由藩幕入登王朝又閩嶺黔峽士人殊鮮

兩河之外後為寇境帝都關中近乎巴蜀故禮闈可以

歲啟選第不逾十人開元天寶舉人或至二千人然登第者百才收一我太祖朝其風猶在柳亦王度草創人物希少及舉荊蜀下江廣收閩越定太原武事偃罷文物寖昌興國已來取士益廣風教遐被海寓大同曳博帶於文身誦聖言於鴂舌甌閩之俗編户待乎賓興邛髳之鄉比閭思乎隨計踰劍者崎嶇萬里度嶺者往復一年故禮闈不可歲開而賢者能者同時而滯塞貢士必當廣取而猥者濫者一槩而混淆且其遠方之人顧有可售之伎雖蒙續食

莫拔窮巷之身弗預充庭遂斷亨衢之望託於遐陋誠
有可嗟臣伏請凡當秋賦之年禮部既以三月上請即
頒示遠方其嶺南兩川即於中夏發薦其預薦名者嶺
南諸郡送廣州兩川諸郡送益州委二府如禮部式考
試當試時本路轉運使及州長吏監考於部郡選差文
學才望有聞者為試官朝廷特遣臺閣臣寮一人傳詣
監試比歲之杪取令畢事其當解人即遣至都附南省
牓送預廷試其不預解人即依到省敘舉其廷試下第

者既還本貫許本路計使差充攝官如此則遠人免崎嶇之勞寒士無廢棄之歎土俗以鄉舉而民勸禮闈得人省而考精矣難者曰今禮部考試選委大臣徧擇館殿博用才良以司考校又糊名轉錄以防私濫誠重難其事矣捨是而委二府其曰可乎臣對曰彼岷嶺雖狹然各踰百城官吏數百計皆王朝任用銓衡選補二府長吏國之重寄兩臺使者朝必慎擇誠復遣臺閣才臣就而監之嚴其法制明其條約重其委付信其命令可

選御矣如唐時分選於洛邑放第於東都其制近之矣
況此試時官集諸州匪容私請權分當手當由公共且
方為薦發之地豈預名器之柄理無疑者於何不安難
者曰夫變常危事改作惡名今夫二府之選多則長濫
鮮則名怨且衆聚焉非國家綏遠之術也臣對曰夫變
常之事危改作之名惡為其乖民情而動也變之順衆
改之就利何危而惡乎臣嘗見禮闈川廣之貢士各纔
百人夫豈衆之謂哉且二方之士趨赴試集往復幾年

驅涉萬里入四海之衆多角無涯之得失或數罷退鮮不告勞今使不出鄉闕坐而就舉藝學相委名稱相聞就有取捨皆其土人擇一方之官吏考百人之所試取之必精又何濫之長退之以禮復何怨之名故臣謂之便理可詳矣謹論

乾隆御覽之寶

樂全集卷八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吴　俊
謄錄監生臣葛魏錫